

黄河的 礼物

唐荣尧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黄河的礼物

唐荣尧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的礼物 / 唐荣尧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22.12
ISBN 978-7-227-07771-8

I. ①黄… II. ①唐… III. ①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13268 号

黄河的礼物

唐荣尧 著

责任编辑 赵学佳
责任校对 闫金萍
封面设计 王敬忠 施 娜
责任印制 侯 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薛文斌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25401

开本 720 mm × 980 mm 1/16
印张 28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2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7771-8
定价 8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多巧合！我动笔写这本书的序言时，是2022年12月18日上午，23年前——1999年12月18日的清晨，我乘坐从兰州始发通往北京的K43次列车，在银川站下车。

现在，我要逆着23年前的路径，像一只被故乡召唤的大雁，逆着黄河朝故乡回飞。半生已过，身披四时星光，走过万千山河，其实我并未走出黄河的视线。

1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4年的近20年时间里，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一次次的采访中，我见证了黄河的病痛：全球变暖使青藏高原的雪线上升继而导致源头水量减少，位于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沿岸重工业城市的排污与空气污染日益严重，黄河下游地区大面积喊渴，甚至一度出现断流的现象，九曲黄河第一弯玛曲的草原沙漠化，“埋伏”在腾

格里沙漠边缘的造纸企业往黄河里直接排污，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地带的高耗能工业园区内森林般的烟囱排出的工业酸雾落在河面上，等等。黄河接受的命运在今天变好了吗？如今，滨河大道上疾驶而过的汽车，黄河大桥上轰鸣而过的列车，照在河面上的一束束光，喷洒在庄稼、蔬菜和果树上的农药……噪声污染、光污染和环境污染等“大河杀手”，依然存在着。大河的儿女，有权利了解它的脾性和脉搏、健硕和欢快，也有义务知晓它承受的负担和苦痛。作为一名在河边出生、成长、工作的人，我知道表达这种痛的最佳方式不是歌颂它的制造者，就像我知道表达黄河之乐的门槛有多低。

晨迎朝阳而出，暮披云色而归，我在半生时光中总和黄河相遇，它就是我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亲人。在银川居住的23年里，伸臂打哈欠的瞬间，我会感到左手恍如牵着贺兰山的万顷云涛，右手攥着黄河水的千层波浪。山间滑落的云光霞影穿过发丛，染白双鬓；指缝间渗漏的水声草音透过耳膜，把一个策马穿山、荡舟河上的少年，活成了于河阔云低间听取秋雨雁声的中年人。

贺兰山就像挂在客厅里的一幅古画，或者一场随时醒来都能将细节说得清楚的梦；而黄河就是铺在地面上的一条长毯，或者一畦永远葱绿的庄稼。这一山一水，是时光之手里轮换的清洗剂，一年年地浣洗着我和它们对视的眼睛，并提醒我：别忽略这身边最亲近的山声水影，而把远方和诗当成追求。

不是每个人都能出生在河流边的村子或城市，也不是每个

人都能长期生活在一条大河边。河流是一本在大地上打开的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曲线，有人看到的是恩赐，也有人会从中看出它的抱负。河边出生且在河边生活的人，无疑是幸福的，能够为河流写出一本书，是一个作家的勇气，也是福气。幸运的是，我能够拥有书写这样一本书的机缘。

2

黄河流出黑山峡后，和沙漠第一次相遇，它像一位书法家挥毫般甩出一道大写之意，在贺兰山、阴山和横山之间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形。

河流是自私与平庸的天敌，黄河在这个“几”字弯内展示了它无私与自由的一面，在这里开始向高纬度地区努力“爬升”，在和山峦、沙漠、湿地的相遇中，形成了渠、湾、湖、淖等水的子语，绘制出了一幅“新天府”的烟火画卷，塑造出了这片土地的文化性格和城乡生活，流淌出了一部璀璨的文明史。河流也在接受着人类对它的反塑造：拦河大坝、提灌工程、滨河公路、造楼通渠、城乡排水、跨河大桥、修筑河堤、噪声污染、人造光照等等。在黄河这部古老的书稿上，人类不停地书写、涂改、修订，甚至将不合自身所在时代要求的内容删除、篡改，并试图将新的内容填写进去。一条大河，在接纳真相、讲述真理的同时，也无奈地接受着谎言与虚构。

黄河不仅穿过大地，滋润着沿岸的庄稼与人心，还为自己

锻造出一条时间长廊，让不同文明的影子穿越其间，犹如星河投射在水面上跃动着璀璨的模样，构成一部磅礴的诗卷。匈奴、突厥、铁勒、瑛部、吐蕃、回鹘、回纥、党项、蒙古等游牧部族的铁骑，穿过黄河的声道，吼出了这部诗卷里一行行诗句中的硬朗与底气，在大河之侧吼出了另一条河。我是这两条河边的“捞物者”：打捞庄稼在河水滋润中的成长与收获，以及两岸城乡中的历史故事、民间传奇、野史逸闻等，然后以认真书写的方式，表达出这种“泥泞寻宝”的过程与享受。

先给读者勾勒一下这本书的框架：峡谷不仅是一种地理单元，还有染白天宇的梨花、物产与民俗；那些如大河嘴巴或手臂的渡口，一旦失去功效，就变成了河流的墓碑；绛红色的涛声，是铺设在黄河边的、一条看不见的和平与安详之道，上面飘着慈悲和祝福；现代提灌技术让被“驯服”的黄河水跳离河床后，钻进渡槽、隧洞、管道、渠系，在几百里外的高地上扮起驯服旱塬、荒漠的角色，让百万移民有了新的家园；城市是河流滋养的一个新物种，它们和拦河大坝、滨河公路、水电设施、跨河大桥、河底管道、提灌泵站等，如粒粒闪烁着现代科技之光的珍珠，镶嵌在黄河的两岸。这条大河呀，在高唱了千年之久的田园牧歌后，融进了一曲“城市谣”，它给两岸滋养出了浓郁的乡村风情，也塑造出了城市的面貌与性格。

3

书写一本黄河的时光之书、勾勒出宁夏平原和黄河的地理坐标与文化坐标的想法第一次浮现时，是2008年的春天。那时我应《中国国家地理》之邀，作为宁夏提名、入围“中国十大新天府”的申报专家，当宁夏平原在那场激烈的角逐中胜出后，便有了《中国新天府》一书的问世。

一条永远勃发生机的河流，始终会呼唤着新的书写。十多年过去了，我对黄河的关注一直未曾中断，对黄河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能不能为自己的黄河书写再续航？这种追问成了催生这本书的原初动力。

沉闷的历史文献、规范的学术著作或夹杂个人小情怀的游记，都不是理想的“河流之书”。河流是有灵魂的，对这种灵魂的书写一定是带有敬畏与温度的，一定是想法与笔法都是新鲜的。这就要求我尽量避免去简单地梳理河边这方土地的历史脉络——那是历史学者们做的功课；也无意在简单的地理地貌学的指引下做地理简介——那是地理学者们的课题或基金项目；更不是时下在旅游时代显得异常时髦的伪风俗介绍著作——那是旅游部门组织或雇佣的作家完成的事情。

对河流而言，我理解中的最好的书写应该是将文学、地学、史学、经学、民俗、人文等融为一体的综合体，是将生态和文学结合起来，跳出单纯的地貌解读、导游词式的风俗描述和对地理环境进行表面解说的；还应该摆脱将某一地区或地理单元

范围内的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简单排列的所谓某某地区通史、简史的窠臼；更应该排除将人文地理粗暴地理解为某一地区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的拼贴。真正的人文写作是站在自然环境和地理风貌的基础上，通过对某一地理单元为载体的自然生态环境演变、文化地理演变、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或行政地理更迭、人与空间的关系（地理环境下的战争、开发，利益驱动下的较量，人类对环境的干预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立体、多元的挖掘而呈现出新的作品。我想，站在人文写作视野中的黄河写作，同样如此。

23年前的今天，我在严寒中来到这座滨河之城；如今，又在严寒时离开，这个季节，更能让人感知人间冷暖。一座城市能够留住离开它的脚步的，唯有足够的温情和体面，而非物质意义上的收入与行政意义上的待遇。我希望：用我在这里完成的最后一本书的温热，对抗曾经岁月里迎受的各种薄凉。

这本书，是我为自己打造的一架水车，它提灌的水涌淌出一条大河，上面铺满金黄的光波，会滋润出一茬茬茁壮的庄稼；它也是我留给自己的温情和体面，让我告慰自己：这万里大河中一段，我真正地爱过、走过、写过！

2022年12月18日写于银川载水岗

2023年7月20日改于兰州载水岗

目 录

- 一 金黄的瓢汁流过黑山的唇间 | 001
 - 二 梨花枕着涛声入眠 | 023
 - 三 水听见石头的私语 | 037
 - 四 “阿勒腾郭勒”之歌 | 059
 - 五 河水穿过黄沙的屋檐下 | 076
 - 六 两滴水的秦汉记忆 | 102
- 七 一条姓唐的古渠源于姓黄的河 | 123
 - 八 抱着一捆涩苦奔赴黄河 | 145
 - 九 绛红色的涛声 | 187
 - 十 飞起来的水花 | 215
 - 十一 山高水低一道墙 | 241
- 十二 涛声卷走伸向河唇的舌尖 | 286

- 326 | 十三 辉煌渗漏在伸向对岸的指缝间
- 347 | 十四 中卫的胃和舌头
- 363 | 十五 青铜的钟摆
- 370 | 十六 明月照城沉水底
- 390 | 十七 水是银川的母语
- 419 | 十八 皮筏和火车运来的城
- 434 | 后 记

一 金黄的瓢汁流过黑山的唇间

白天，我是沿岸行走的青草，
葳蕤着青春的模样和气息；
夜晚，我是随涛声摇晃着前行的灯，
只为照见能够返家的路。

——题记

流出车门般狭窄的“车木峡”后，黄河和每次奔出峡谷一样，身子如抖落一身霜雪似的变得清瘦了，步履也变得从容了。入眼而来的一片丰饶河谷，左岸是甘肃省景泰县境内的五佛乡，那是我奶奶的故乡，也是我母亲的故乡；右岸是甘肃省靖远县的发裕堡，是我的家乡。河水像是远路而来的贵宾，两岸巍峨连绵的群山礼貌地向后退让，才有这被大山严实包着的秘境。群山是两片青褐的嘴唇，黄河犹如一抹流蜜穿河谷而过，让两岸的村子年年都能舔到庄稼带来的甜。我顺黄河而行的脚步至此，就像一只公鸡骄傲地走过很熟悉的窝，步行在右岸的河堤上。

一块水泥界碑出现在眼前，界碑高 70 厘米左右，20 个红色的字，

就像 20 只蚯蚓趴在灰色碑石上，上面两行横排着“黄河黑山峡段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字样，中间竖排着“界碑”两个字，再下面是阿拉伯数字“01”。这就像在城市乘坐地铁或公交车时，车刚启动不久就能听见“下一站是某某站”的提示音一样，它无声地告诉我：大河的脚步，即将走向黑山峡。

1

就像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很难理解雪山一样，生活在平原地区滨河地带的人，是很难想象峡谷的状貌与个性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的生活情景。当河流遇见检票员似的山峦时，逃票般地一缩身子，鼠钻洞穴一样缩起身骨，在两岸山峦的眼皮底下，形成了一道山和水合谋出的风景，这便是峡谷。

河流像一部长篇小说，经过平原地区气势磅礴，但畅流平叙如飞机在机场滑行，没有波浪带出的起伏。峡谷则像是夜路上突然跳出的劫匪高喊一声，让河流在紧张、快速、湍急中形成高潮，是被山峦束缚、收纳后的无奈低吼，又是水穿过群峰时奏响的合唱。

我的家乡地处车木峡和黑山峡中间的河谷地带，是全县最北端、距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小乡村。听着涛声长大的少年，朝左看，是大河出黑山峡后浩荡而来；向右望，是大河朝黑山峡奔涌而去。左右之间，充盈着我对大河的来路和去向的兴趣。初三毕业那年初夏，我们全班同学，骑着自行车沿河东行，去设在邻乡的高中考点参加考试。一群 15 岁左右的少年，沿着大河的走向，让一辆辆自行车驮载着追寻大河涛声的少年梦想，骑行在南岸的乡村路上。

刚开始，路面与河流基本平行，两者只隔着一条细长的堤坝，路与河像是两只隔堤竖起的耳朵，河听得见路上行人与车辆走过的声音，路似乎也能听得见流水走过时的呼吸声。逼近峡谷，山路逐渐升高至俯瞰河流的地势，河面瘦身般开始变窄，一河波浪也恍如下沉一般逐渐离路越来越远。我们这群家住河谷地带的少年，面对渐渐进入峡谷的黄河，眼睛感到不够用了，一会儿看此岸村子的农家墙头伸出的几根杏枝上盘坐的蚕豆般大小的青杏，或瞄一眼路面上慢悠悠走着的鸡或卧着的狗；一会儿朝对岸群山上漫游的羊群望上一两眼——那是一片褐色海洋上游荡的一叶叶白色小舟；一个急转弯的路口，或者河水逼近路边形成的大回旋，都会引起我们的一声声尖叫——那一定像是一只只飞鸟从我们的嘴边起飞，向水面俯冲而去。两岸群山仿佛冬天挨冻的士兵试图往对方身边挤着取暖一样，河水也犹如向两岸群山伸出手将它们往一起拽似的，山峰越来越陡峭，河道越来越窄，水流越来越急。哦，这就是峡谷的初始模样。

群山的肤色渐渐从褐黄变成了淡墨般，形似一只侧立的洗脚盆，任凭河水把浑黄色的大脚，伸进去清洗；换一个角度看，又觉得两岸群山如一双走完长路的脚，伸进河水里去清洗。山与河，互为对方的盆与脚。河床变得更窄了，一河流水蜂拥着朝峡口挤去，仿佛成群逃命的黄色蝙蝠，跌跌撞撞、争先恐后地钻进大峡谷。看着这情景，我多想像一个放牧蝙蝠的少年，吹着口哨，让一双布鞋裹着的脚，沿着河岸一侧的陡峭山路，赶着那无数蝙蝠走进深邃而神秘的峡谷，探究河水流过峡谷后流向哪里。

那无数黄色蝙蝠构成的大片黄色，是黄河；那引得河水如蝙蝠

般钻进其腹腔的峡谷，是黄河流经甘肃省后画出的一个句号：黑山峡。

15岁那年的沿河骑行，出故乡后依次经过碾口、银坪、夹道等悬挂在半山坡上的村子，到8公里外的大庙村时，两岸群山收得更紧，能感受到对岸的高峰似乎随时会飞过来。大庙的名字中虽然有个“大”字，村子却小得被老乡们戏称为枣核大的地方，像是摊在被两岸群山围成的一个大锅底里的面饼，散发着初夏时期的乡村气息。这张面饼紧贴着此岸的山脚，紧邻河边的耕地高出河床，让村民有了“眼睛看着黄河水，嘴里吃着山泉水，耕地浇着天上水”的感叹。河流至此，像是一条八车道的公路在突然变成两车道的情况下变得拥挤起来，一河流水仿佛赶集的农民似的往窄窄的河道挤去。

站在大庙村朝东望去，一座名为“断头岭”的高大山峰横在眼前，就像立在一个大型魔术台前的巨幅幕布，黄河就是这个魔术需要的道具，嗖地一下钻进山背后，给我留下一个深深的谜。我真想钻进那道幕布背后，看看黄河究竟进入了怎样的境地。然而，去应考的路是从这里折向北岸群山中的一条干沟，那条沟细窄弯曲如一条马尾，会取名字的古人称它为马尾沟。我们只能离开黄河，推着自行车走完20公里的马尾沟，才抵达设有考场的学校。

大庙，既是黑山峡的守门员，也是黑山峡的检票员，黄河至此，就算正式进入70多公里的黑山峡了。

对黑山峡的探究一直影子般陪着我，高二那年暑假，我骑上自行车到家乡的渡口，踏上那艘用钢丝绳牵引的轮渡抵达对岸的景泰县境内，骑行在30公里的崎岖山路上。我的小心思很清楚：带着自己写的作文，找景泰县广播站领导，办一张广播站的通讯员证，开

始一名高二文科生在黄河北岸的骑行考察。在景泰县广播站办公室，我的想法和举动打动了站长，他不仅给我办了全县第一张也是迄今唯一的一张中学生通讯员证，还给我几个采访本和几沓稿纸，希望我将考察经历投稿给广播站刊发。那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试图对黑山峡进行属于他的亲近方式，也是激发我后来走向新闻和文学创作的一块基石。

骑行在景泰县境内的黄河北岸，走一段路就能遇到路标似的一条干沟，皱纹般从大山深处向岸边延伸而来。对大河而言，沿岸千条干涸的山谷，也比不上一条水流汤汤的支流，就好比一所大学，聘请千百名客座教授，未必抵得上一位勤勤恳恳坚守在教学岗位上的在职教授。那些干沟的名字透露出异常严酷的环境：咬牙沟、黑炭沟、冬青沟、碱沟、大石头沟、小苦水沟等等。对岸我的家乡一带，同样有着不少带着绝望气息的干沟名：旱南沟、碾子沟、马尾沟、旱沟、蝎子沟等等。这些透着干旱、贫困、绝望气息的干沟，既像黄河这枚叶片上若隐若现的茎线，又像从群山深处伸向黄河的舌尖，极力想舔舐那一道水香。蛰居在这些干沟间的村子，依稀能听得见黄河的水流声，能触得到那一缕润湿，却守着干渴的日子，靠一眼泉水、几亩旱田勉强度日。

骑行到两年前我在大庙村看见的“断头岭”下，对岸的高山是景泰县境内的人称呼的“钻天哨”。无论是“钻天哨”，还是“断头岭”，也只有这样的名字像两道自天而来的帘布，能藏得住黄河的悠长身影与轰鸣涛声，能给峡谷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

2

黄河进入黑山峡后，遇见的第一个村子是北岸属于宁夏的南长滩；而要走进南长滩，必须经过黄河北岸地属甘肃省景泰县的翠柳沟，乘船过河才能进村。

峡谷是一把古老的插座，河流是猛力冲来的插头，两者相遇时会产生电流般的效应，成就峡谷这种独特的地理单元。南长滩地处黑山峡腹地，黄河至此不像流经平原地带时，静默如一群沉思的哲学家，而是如一群赶来表演的低音歌唱家。河面犹如黄色的花园，一个个旋涡犹如黄色花朵盛开，随着水流移动几米就不见了，接着又是一朵朵黄色之葩漂来；一朵朵绽放的旋涡，像黄色的焰火炸裂在水面上，犹如一块块天外飞来的陨石急速砸在黄土上遽然砸裂出的土浪。百万年来，这样的画面从不疲倦地重复在水上，书写着峡谷的样貌。

峡谷中，河水在野性中存储着古老的谜语和危险的味道，前者告诉我们：河是捉摸不透的，这种存储有着时间的积累；后者告诉我们：这些黄色巨葩是不能接近与采摘的，有些美丽是危险的代名词，只能让人远观，可以走进人类的眼，却不属于人类的手。

乘船过河，朝阳照在峡谷间，一河流水犹如万千黄色的箭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捆在一起，齐刷刷从上游射了过来又呼啸而过，在山谷间回荡起群兽低啸般的合音。

两岸山坡像一个以 70 多度斜躺的疲倦老农，皮肤呈现出一种因少雨而干渴的绵长的黑青色，黑山峡之名就是这样来的。穿峡而过的河水，犹如一条蜿蜒在黑青色山峦间的黄色通道，又像一个黑青